

題目：睡不由己

朦朦朧朧的，我聽見室友叫我起床的聲音，還有室友再三推我，要我趕快起床上課的聲音。我發現自己的神智很清楚，有聽到室友敲打鍵盤的聲音，有聽到室友互相抱怨教授如何如何，可是我還聽到另一個聲音。「再下一盤吧。」一個低沉卻不蒼老的聲音，殷切的說著：「再陪我下一盤啦。」然後，我聽見棋子落在石製棋盤上喀啦喀啦的聲音，我很清楚的看到棋盤上的楚河漢界，還有象棋的紅黑色，我茫然的把黑車往前推了一格，看著對面有一隻手迅速的移動了紅色的棋子。我很認真的想要看清楚對方的臉卻始終看不到，最多就只看到上半身的服飾，我覺得很奇怪，對方的穿著實在不像現代人。

我又覺得左邊的身體被人大力的搖動，很清楚知道朋友要我快點起床，所以我訥訥的說：「我要去上課欸。」「啊？不用去啦，我們下棋嘛。」對方的聲音透漏著笑意，優雅的姿勢拈起一枚紅兵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這樣默默的跟對方連續下了好幾盤棋，過了一陣子，我又說：「我要上課欸。」對方似乎想過了，過了一下才緩緩的說：「不用去啦。」「可是……」「下棋、下棋。」對方又自作主張的把棋局擺好，做了一個手勢要我下棋。

我覺得更奇怪的是，我其實還滿樂意這樣下棋的，雖然雙方都不說話，但是棋子清脆的聲音、祥和的氣氛讓他有點捨不得走。又過了幾局，我突然聽見一段歌聲，一個男生的聲音哀傷而深沈的唱著「時光轉，今夕何年，風已吹散了雲煙……」聲音似乎很遠，卻又很清楚的鑽進耳朵，那旋律很熟悉，我茫然的望著四周，想尋找聲音的來源。

突然間，我想起自己不應該一直坐在這裡與人對奕，又告訴對方：「我要去上課。」這次我很堅決的站起來，這才發現自己坐在一張冰涼的石椅上，而且四周的景色有點荒涼，風不斷地吹著。「好罷。」對方似乎已經知道我的堅決，也不多作挽留，卻淡淡地說：「反正你等等還是會回來。」

驀地，我眼睛睜開了。我還是在寢室、在床上，可是棋子的觸感、落子聲是多麼的清楚而印象鮮明，手上還有棋子的冰涼的觸感。雖然覺得怪異，還是匆匆的梳洗一下，把書往包包裡丟去，這時後手機設定的鬧鐘懶人提醒又響起，是任賢齊唱的「誅仙戀」，分明是剛剛在對奕時聽見的那首歌。

走進教室剛好第二節課要開始，室友埋怨的說：「叫了你幾次都不醒的，真能睡。」傻笑了一下便坐在室友幫我佔的位子上。教授進來，在講台上滔滔不絕、口若懸河的講著課，我卻只覺得好想睡。最後終究抵不住睡意，躲在同學背後，就著手肘當枕頭想要趴一下，沒想到眼睛才閉起來卻又像張開了一樣，看到一片荒涼的景色，還有一張石桌，上面擺了一個棋盤，棋盤上整齊的擺著軍棋的棋局，另外還有兩張石椅，其中一張已經坐了一個人，我茫然的往前走，看到剛剛拉著

自己下棋的人，只聽見他笑吟吟的說：「你看，我就說你會回來吧。」

然後，我的眼睛又張開了。台上的教授還是口若懸河，有若黃河之水滔滔不絕、連綿不盡，我還是在教室，身邊還是一群同學，有的很認真在上課，有的卻東倒西歪的睡了。雖然還在課堂上，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，怎會有那個詭異而短小的夢境，簡直跟連續劇一樣，竟然還接續了剛剛在寢室夢到的場景！

下課的時候急切的告訴朋友，朋友很興奮的打斷我：「那一定是周公跟你在下棋！你是他的大客戶啊！」什麼大客戶，我只是在養精蓄銳，為了夜晚準備啊！不過朋友說得沒有錯，我也覺得那個人是周公，可是為什麼睡覺就說是跟周公下棋呢？又怎麼證明他是周公？可恨我剛剛竟然沒有把握機會問問他「先生，你是不是周公啊？」孔子當年只說「不復夢周公」，大概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繼續宣揚他的政治理念而發出的感慨，可沒有人紀錄到孔子說了「不復與周公對奕」啊。所以我貫徹了學生應有的本性，花了一段時間想要將周公下棋這個典故查個水落石出，可惜大部分都只有說到「夢周公」。就在我萬念俱灰，向周公祝禱心力已盡的同時，卻意外看到有人說了一個典故。

那個典故的大意是說，孔子做夢夢見周公其實都是在夢中跟周公討論賢人、下棋、論政事，表示孔子賢能和智慧是有資格和周公討教一番的，所以晚年孔子感慨無法夢見周公有影射自己智力退化、無法與之論政的意思。看完這篇典故真是令我汗顏啊！難不成這也表示我的賢德和智慧有資格像周公討教？那我可是萬萬不敢當的啊，想我吃喝 19 年始終庸庸碌碌，不見有何鴻圖大志，要是周公挑上我要跟我談談現在的社會亂象、政治現象我要怎麼辦呢？我可一句也答不上來啊，要是周公發現炎黃子孫竟然是如此的頹靡不振，肯定會大加心傷，為了他老人家好，我決定向他推薦幾位比較有見地的朋友。可是我要怎麼去找周公呢？想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睡覺，是故我從此以後常常睡覺，上課睡、下課睡，早上睡、晚上睡，睡得昏天暗地，仍然不復夢周公，這下我著實慌了，該不會整天一直睡，導致我那已經很微少的智力更加微少吧？

山不轉路轉，也許周公他老人家已經明察秋毫的發現他找錯對象，自己找別人論道去了，是以我偷偷問了幾個也常常上個睡覺的同學：「欸欸，你有沒有在夢中跟一個老人家下棋過啊？」「下棋？你以為真的會有周公會找你下棋喔？」沒想到得到同學如此的奚落，讓我傷心之至，決定非要周公再來找我下一次棋不可。所以我依舊睡睡睡，不管別人怎麼說，怎麼警告，怎麼砥礪，他們不懂我正在作什麼，我正在承繼先人遺志，嘗試宣揚周公的理念欸！

就在我又萬念俱灰，覺得我被周公拋棄的某天，我異常的嗜睡，一睜開眼睛就頭痛欲裂，雖然朋友一口咬定是我熬夜打電動之故，但我敏銳的直覺告訴我一定有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，於是那天我就順應天命睡在寢室，就算室友發了狂的

打電話通知我教授點名，我依然堅持的睡去。果不其然，就在我迷迷糊糊，似乎聽見室友開門回來的時候我也看見一片熟悉的場景，那一樣的石桌、一樣的石椅、一樣的人！我興奮的奔向前，準備好好的聆聽聖人的教誨。

我依舊看不到他的臉，但是棋盤又已經擺好了，不等他吩咐我就坐下來了。「我找你好久了。」被我視為周公的人徐徐地說著「我走了很久，就是為了要找你。」「我也找你很久了！」我衝口而出，他微微一笑，感慨的說：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個年輕人也常常想要找我。我們暢談很多國家時事，很是愉快。」那一定是說孔子，我幾乎百分之百的確定他就是周公，用語也恭敬起來：「您老人家要是想要找我討論那些就找錯人了！」「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？」他緩緩的推了一個兵，我邊想要怎麼下棋邊說：「我不懂國家、政治什麼的，我也沒有什麼廣大的志向，我只想要當一個作家，好好的過生活。」「你可能誤會我了。」他幽幽地嘆了一口氣「自從那個年輕人沒辦法來跟我下棋以後，我就四處尋找一個人來陪我下棋。」他的手指輕輕的扣著一枚棋子「最後我找上了你。我發現你是個難得一見的人才。」「我？為什麼！？」難道以他可以料到我上課一定會睡著的真知灼見，還看不出來我只是個庸才嗎？「因為，」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很無辜「只有你會一直睡覺啊。」我一聽差點沒從椅子上跌下來，他又繼續說：「其他人睡覺時間不固定，我也不是不用休息的啊。只有你，」他的聲音透漏著笑意「我要下棋的時候你一定在睡覺，這麼固定的人不找，我找誰啊？」我肯定，我看到他的肩膀聳了兩下！天呀，這麼說來，完全沒有我想的那回事嗎？沒有我想的那麼崇高嗎？我極其艱難的開口問他：「那您怎麼不去找別人？上課睡覺的不只我欸！」「可是其他人睡覺都會有罪惡，下棋就不會專心啊！只有你，心無旁騖、專心致志的睡，所以下棋也很認真。真的，你真的是個人才。」他很誠懇的再三保證，就在我欲抗辯之時，卻聽到很大聲的叫喚，我正疑惑著，他就說：「那是你朋友在叫你，他叫很久了。我找了這麼多人，只有你可以完全把朋友的叫聲置若罔聞繼續睡。」這下我顧不得他是不是先賢聖人，大聲的說：「我以後不會一直上課睡覺、也不會叫不起來了！你去找別人吧！」說完我很氣魄的拍了一下石桌，恍惚中似乎看到他嘴角上揚，接著我又回到現實。

我躺在寢室，室友們已經回來了，聽見床上有騷動，室友抬頭看了看：「你還知道要起來啊。」朋友嘟囔著「有點名，記得去請假。你是遇到下棋的老人了沒啊。」「你不要管！」我突然很大聲的說「我以後上課再也不睡覺、今天開始我要晚上 11 點半就睡覺！」室友們個個露出不相信的眼神，我下定決心要做給他們看。晚上我真的 11 點多就爬上床，雖然睡了一天，但沾到枕頭我還是馬上睡去。

大清早的，我就爬起來、精神抖擻的吃早餐，室友們都不敢置信，我心中暗

暗得意，這樣上課總不會睡著了吧！吃完早餐、收拾好書包就往教室走去。同樣的，教授進來、講課。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眼皮很沈重，似乎黏在一起了，眼看台上的老師正拼命趕進度，我卻昏昏欲睡，就算我積極抵抗也沒有辦法抗拒那股濃濃的睡意，想說略略小憩片刻就起來便是。沒想到我才閉上眼睛，就看到熟悉的場景，當我還在錯愕，耳邊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說：「來下棋吧。」